



博 美 精 新

李少春传略

李仲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

李仲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 / 李仲明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10

ISBN 978 - 7 - 200 - 07961 - 6

I. 博… II. 李… III. 李少春(1919 ~ 1975)—传记
IV. K825. 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1578 号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

BO MEI JING XIN

李仲明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6 印张 134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7961 - 6 / J · 524

定价:2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主任：杨 杰 王凯军

编委会副主任：陈国英

主 编：李仲明

编委会成员：朱 红 郑士凯 槐俊岭

李洪玲 郭富爽

我记忆中的李少春

——兼忆李光灿同志

(代序)

吕瑞明

《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即将出版了，这在京剧界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我企盼已久的事。作者约我写篇文章，谨将我的一些零散记忆及撰写本书的略况一并写出，聊作介绍，并借以寄托我对李少春、李光灿二位老友의深切怀念。

提起李少春，现在海内外 50 岁以上的广大京剧爱好者，大概很少有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他是余叔岩先生非常器重的爱徒，天赋好、功底深、戏路宽阔，文戏宗余（余叔岩），武戏宗杨（杨小楼），素以能文能武、演技精湛著称。他成名很早，1938 年以 19 岁年华崛起于京剧剧坛，历经 10 年风雨坎坷、剧烈竞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是红遍南北了。他是一位成名于旧社会，而在新中国焕发出更加炽热的创作才情和睿智，在继往开来发展京剧艺术道路上不断精进，对当代京剧艺术作出许多重大建树，也为自己的艺术生涯营造了新的辉煌的杰出京剧表演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创作的原则，潜心于新编历史剧的排演创造。他在自己已拥有的京海两大著名京剧艺术流派的精粹技艺的基础上，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突破流派、行当的界限，广采博集，融会创造，充分发挥自己文武全才的优势，相继排演了一批新编或改编的具有不同艺术革新创造和时代精神的历史故事剧、神话剧，如《将相和》、

《云罗山》、《宋景诗》、《野猪林》、《闹天宫》、《响马传》、《满江红》等，其中不少艺术精品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这些色彩缤纷的新编剧目和他塑造的一些神态迥异、流光溢彩的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丰富了当代京剧艺术的画廊；这批新编剧目和他的传统的拿手戏汇集成他丰盈的代表作，从而开创了一个亦文亦武的具有独特的雄浑洒脱、凝重刚健、清新壮丽的艺术风格的新的艺术流派：李少春的“李派”艺术。

1958年以后，他又集中力量开拓京剧现代戏，先是率先参加排演京剧《白毛女》，与全体创演同志一起，首次打开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道路，又继续排演《林海雪原》、《柯山红日》，进行新戏探索实验。1964年参加排演《红灯记》，在全剧组同志精心合作下，取得极大成功，把《红灯记》推向京剧现代戏的时代高峰，加之其他兄弟院团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理想变为现实，在开创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历程中，他是建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绩的。

与此同时，他还几次远涉重洋参加出国演出，将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京剧艺术传播于世界剧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艰难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作出不凡贡献，增强了各国人民与我国人民间的理解、友谊与团结，博得了“猴王”的美誉。他非凡的表演艺术至今仍国际剧坛留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这些卓越的艺术成就，有力地拓展了当代京剧艺术表现生活的领域，为当代京剧增添了蓬勃的生机。他演出的戏经常能给人以高品位的审美愉悦与鼓舞，不少艺术典型形象都能体现我们时代的新的思想艺术水平。综览其表演艺术，可以概括为博、美、精、新四个字。他是在当时盛年艺术家中开创力最突出的艺术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照耀下，全国戏曲工作者曾构建了一个戏曲（京剧）繁荣兴盛的黄金时代，他堪称是构建者中成绩卓著的风云人物。

我和少春同志自中国京剧院建立就在一个剧院工作，到1957年经常一起开会学习，以后又由于合作排演剧本，更加熟悉起来。我们两家住处甚近，时相往来，常在一起聊天、聊戏，彼此建立有深厚友情。他平日看上去慎言稳重，实则性情活泼，很富于幽默感，交朋友慷慨热诚，是一位朝气内蕴、感情丰富的人。交往中他给我的突出印象是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有挚爱的感情。每当谈起以往一些曾创建了艺术流派的前辈艺术家最终穷困潦倒、老景堪怜的惨况，以及他在新旧中国不同的社会地位等，他总是感慨地归结到自己很幸运，赶上了好社会。特别是谈到周恩来总理对他排演的每一个新戏都是亲临剧场，观摩鼓励，在他重新编排《大闹天宫》时又亲自提出意见启发帮助，以及对他生活的种种关怀，李少春每每显得异常激动，时而流露出一股作为人民艺术家的幸福感、自豪感。我想，这些就是他工作的精神动力吧！

我对他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他勤于思考，非常虚心好学。他时常阅览史书，挥毫习画，并十分喜爱读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的导演、表演理论的书籍，借以提高自己的思辨力。所以他经常能够以先进的时代思想高度剖析主题意义，掌握人物评价，赋予所表演的人物以更深刻的内涵意蕴。他在这个时期的表演，技艺依然是那么精湛、帅、美，但显得更具有蕴藉深沉的力量；表演的人物依然是那样个性鲜明、神采飞扬，但在气质、气度的体察表现上却是更加深刻生动，对人物的表现和诠释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自我超越。当时，他已是驰名海内外的艺术家，依然恭谨地拜周信芳、盖叫天老前辈为师，广纳海派艺术的精华与经验来充实自己。虽已成名，照旧朴素地保持着勤奋进取、虚心好学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这正是他所以能在艰辛曲折的艺术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他是一位聪明的艺术家，深深知道观众欢迎的是精英荟

萃、阵容硬整、能演出精彩好戏的剧团，这也正是艺术家发展个人才智、创造艺术精品所需要的剧团，所以他在工作中很重视艺术名家之间的合作。以“李（少春）、袁（世海）、叶（少兰）、杜（近芳）”为首的中国京剧院一团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创新实力最雄厚、排演新戏佳作最多的强大的艺术表演群体。少春同志长期担任一团团长、领衔主演，在剧团居于举足轻重的显要地位，然而他一向谨慎、持重、自励，对青年人、新生力量热心扶植，乐于助人；他资深才高，创作力极强，许多青年演员都尊称他“李神仙”；对团内的艺术家们则是以真诚的尊重换取相互的尊重，他艺高服众又能谦逊待人，不抢功、不争戏，事事遵从集体决定，所以团内艺术家们都很佩服他。袁世海同志至今提起，犹对他的谦虚的合作作风和一些新奇的技巧构想赞叹不已。一团一直被公认为是艺术名家融洽合作的典范，这固然由于一团艺术家们对合作组团的重要性有一定的共识，都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在促进团结合作上，李少春的人格力量所起的表率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有件事今天想来仍使我非常钦佩。1962年后，他患有腰椎伤痛病，嗓音也有时失调，精神相当苦闷，但他还是尽可能设法探求自己新的表演领域。他特地约请范钧宏同志改编《战渭南》，一面扶植年轻演员演主角马超，他演没有剧烈武打的主要配角韩遂，以适应自己的身体条件；一面建议作者把正面人物韩遂改为狭隘自私、出卖盟友的人物，试图创造一个别开生面的具有复杂心态和双重性格的背叛者的形象。他冒着酷暑，反复推敲构思，亲自设计了唱腔、身段，彩排后这一成功的破格的创作，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和喜悦。继而又提出一个设想：排演莎翁的《奥赛罗》，他来扮演阴谋家埃古。同时他还集中阅读了一些有关导演艺术的著作，准备兼搞些导演工作，将来万一演不了戏便专门导戏。作为一位京剧名家，不计主配演牌位，不计什么角色，只要尚有表演条件就要

尽其可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还做着身体发展最坏时的准备，这既表现了他强烈的事业心，也体现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品格。

新中国成立后少春同志辛勤的艺术劳动成就，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爱护和重视，一直受到广大观众和京剧同行的同声赞扬和赏识。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始终是生活在工作顺畅、声誉日隆、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幸福的氛围里。

不幸的是一场空前劫难的“文化大革命”把他抛进了沉重的灾难中。他在《红灯记》中的艺术创作成果，被“四人帮”劫夺一空并遭到残酷的迫害。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中，他终未能看到光明的重现，于1975年9月21日因突发脑血管病，过早地逝世了，享年尚不满56岁。一代京剧艺术巨星陨落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不尽的悲痛、遗憾与怀念。

“一定要给少春立个传，写本书！”这是辽宁大学前副校长李光灿同志提出来的。他是少春同志的老朋友，忠实的“李派”戏迷；是一位忠厚的学者，很重感情的人。我和他是经少春同志介绍相识的，在少春同志家研讨过剧本、会过几次面，成为了好友。对于他的提议我十分赞同，少春同志用毕生精力为京剧事业所创造的艺术成果、经验等都是他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不能听其湮没。但我深知搜集资料很困难，有些同志就是因为缺乏资料而放弃了这样的设想。光灿同志却十分坚决，他提出他的次子仲明对京剧很有兴趣，可让他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写着看。我当即表示全力支持，曾一同研究了总体框架，互相交谈了一些有限的情况材料。不久他调往天津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任名誉所长，两地睽隔，每逢年节见面问起来，他总是乐观地说：有希望！令人十分感动的是李仲明君以坚忍的毅力，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量报纸、杂志、文章等，广泛地搜集资料并加以整理撰写，花费了约5年时间，前后写出两

遍稿。我只能就个别论点做些修订以及对文字的简繁或内容的筛选等提些建议，曾特地介绍他去采访袁世海、翁偶虹、俞大陆等同志及少春同志在京的部分子女，核对事实并请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提供情况补充材料。不幸，在此期间，光灿同志身患癌症于1988年6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病危时我去探望，他已瘦弱不堪，我讲我一定尽力帮助仲明，力争这本书早日出版。他用力握着我的手晃动着，表达了他殷切的期望与信任。

天道酬勤，仲明君几经加工终于完成了这个版本。虽然由于资料来源局限等原因，文稿还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本基本翔实，可以概括反映李少春同志生平经历和艺术轨迹的《博美精新——李少春传略》毕竟可以问世了。想到此处，不胜欣慰，我终于也了却了对老友光灿同志的允诺和为少春同志立传的心愿。为此，我衷心地感谢李仲明君锲而不舍的艰辛劳动以及北京出版社编辑部同志对本书出版的热情支持。

这本书既是对少春同志的纪念，也是对光灿同志最好的告慰。所以写下以上文字，以期光灿同志的深挚友情随同这本书永久流传，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开展对李少春艺术的深入研究。这样对繁荣发展京剧艺术将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也将会更符合李光灿同志倡议撰写本书的初衷。

1995年5月于北京

我的父亲李少春

李宝春

1975年9月21日父亲去世了。20年过去了，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前些天，一位热心的朋友要给父亲出本传记，兄与姐妹推选我在书中谈谈爸爸。我忽然发觉自己已经说不出许多，我好想爸爸，眼前经常出现他那愣愣痴痴的一脸的无辜与问天的表情，除了心里的酸痛，话与记忆似乎都已被残杀得支离破碎，连哽咽都是挖了好久好久断断续续的成不了一个声音……

看到一本名人录上父亲的履历，我努力地琢磨着：1919年农历九月十二日父亲出生于上海，7岁启蒙幼功，10岁登台，后拜陈秀华先生习文戏、丁永利先生习武戏。19岁即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击鼓骂曹》、《两将军》与“猴戏”，一炮而红。随后拜了余叔岩先生为师，曾创建了群庆社、起社、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后改编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就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36岁即参加中国京剧院，任团长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1975年9月21日去世。看着这份履历表，一时间有些恍惚，这就是父亲的一生，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位“人物”，200个字交代完毕一生的“巅峰”、“荣华”与“浮沉哀恸”。这中间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冤屈，一切都在这200个字里诉说完毕，而我是他的儿子居然想不起该怎么开口……

我的记忆中爸爸不爱多说话，即使是开完批斗会带着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及要交代的题目回来，除了发愣他仍不多分

辩，即使传达江青的批示“李少春艺术上很有能力，要控制使用”时，他还是默默无语，在“要控制使用”的政策下，又得到了剧团主管的指示，“你编出来的东西你觉得不像李少春了就对了”。我看得出他内心的苦痛，我们家人清楚爸爸对艺术是多么认真。他勤奋好学，博采众长。他常讲“不怕练功苦，就怕苦练功，不能傻练要动脑子”。“不要只看名角戏，什么戏都要看，每个演员都有特点和长处，好的学过来，不好的引以为戒”。在艺术上爸爸一生都在追求、探索、创新。“每个人擅长的条件不同，要尽力发挥自己的条件才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别人好的不能死学硬套，要学来我用。”这是他经常的教导。在《野猪林》“白虎堂”中一句“八十棍打得我冲天愤恨”就是借鉴周信芳先生常用的腔，唱出了“李少春风格”。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大闹天宫》中多加点“化学把子”即扔刀、扔枪、耍出手，更能博彩。他说，“我是上海滩出来的《金钱豹》的底子，化学把子难不住我，可得看用在什么地方，这就叫风格”。

爸爸的艺术成就是与他平时的“谦虚谨慎”、“追求上进”分不开的，他认真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与女高音歌唱家郭淑珍一起探讨、切磋美声唱法与京剧唱法的结合；与舞蹈家资华筠、赵青共商京剧形体动作和技巧在舞蹈中的运用和效果。有人建议他演《白毛女》中杨白劳身藏卖女文书回家后，左手托着一碗饺子，右手拿着筷子，心情沉重地吃不下去，这时杨白劳手拿筷子的姿势与一般人一样，会显得太漂亮了，如整个手心向下，四指全在筷子上头，反而更能衬托出这位贫苦农民的朴实和他沉重压抑的心情，爸爸照这个建议改了。他认为“演员必须能折叠换胎，演什么像什么”。《击鼓骂曹》中祢衡小锣打上后一个甩袖，要甩出“祢衡”儒者的傲气；《三岔口》中任堂惠的“四击头”上场，他改成“回头”上更显出“三关上将”的气度。爸爸

在事业上雄心勃勃，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原计划要把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奥赛罗》搬上京剧舞台的。

在我的记忆中每次他演戏赴剧场之前，不管是多熟的戏都看他坐在那里深思一阵，问他在想什么，他讲：“在‘过电影’，把戏从头顺一遍，试着找出一些新鲜感，与深度理念……”“演员没有轻松的时候，要看、要记、要想”，他常常这么讲。在《野猪林》中林冲山神庙“大雪飘”一段唱，是他年轻时在家门外常听到一个要饭的这么喊着“行好的老爷太太呀，你们有那吃不了的剩粥剩饭哪，赏给俺一口吃吧……”他就根据这个调子编出了这段哀怨深沉的唱段。

爸爸不是专门做学问的，但是他书房里的书籍种类繁多，有哲学、历史学、导演学、表演艺术、中外文学名著等等。他的书法与国画也曾得到很多行家的赞赏，很有创意。他常提起齐白石先生所讲：“书画与舞台艺术一样，要让观众在众多表演者当中看到你的作品，或表演时停住仔细欣赏，留下印象，这就需要功力加与众不同的创意。”

1966年夏天，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些要搞“运动”的风声，那天爸爸回家说要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他在整理行装，行步之间似有些心思，临走时对母亲讲“你要小心身体……”从此近一个月没见到爸爸，再见时，是红卫兵抄家，他被押回来看着。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爸爸的头发被剃光了，长出薄薄的一层，胡子长长的，清清楚楚：全白了。

过了几天，学校集合整队出发，去参加“中国京剧院批斗李少春大会”，我想了很久，实在是放心不下，也骑车来到了北池子大街中国京剧院院部小礼堂，我躲在最后面，紧张得喘不过气，一声“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李少春押上来……”我已木在那儿，在一阵震耳的

口号声中，爸爸被三个人押着急步走上了台。这时居然有人说：“嘿，脚底下真溜，看得出有功夫。”爸爸手上举着一块大木牌，上写“反革命分子李少春”，好久好久纹丝不动，同一个舞台，爸爸演出了不同的戏码……我只有恐惧和心痛。

爸爸是十分内向的人，他很喜欢孩子们在他面前玩闹，或争执些问题，或讲些笑话，虽不插嘴，但会露出开心的笑容。另外他总是衣着整齐，即便是在家里，就连抽烟、闲聊天都不放松他那挺拔的气质。当我看到“文化大革命”中被“劳动改造”的他在太阳底下穿着被汗水湿透的短衫，登高梯砌墙，踩三轮平板车运砖，走路总是低着头，恐被人讲有不服气心态时，真是心痛。为了安慰家人，他常告诉我们在干活中找到了什么巧劲……我们担心他受过伤的腰能否撑得住，他深沉地说：“人只怕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一句朴素而深切的言语，多少年来常在我脑中回响。

爸爸的心很细，又过于含蓄。他被关在“牛棚”时我们每天给他送饭，他捎信回来要多准备些饭菜，我们以为他由于干活饭量变大了，后来听范钧宏先生（剧作家）对我讲：“你爸爸是个好心人，为别人想却不说出口，他知道在‘牛棚’的时候我家情况很差，只能吃食堂领的饭，我的饭量又大，你爸爸每天都过来说：‘钧宏，帮帮忙，太多了。’我知道你爸爸的意思。”

爸爸从“牛棚”里被放出来回家的第一天，我记得他要亲自下厨，做个菜叫“鸡素烧”，其实就是大杂烩，白菜、粉丝，加牛肉，不怎么好吃，可是这大概是我们记忆中头一次吃他做的菜，妈妈和我们又开心、又心酸。

爸爸真是变了好多，他的话更少了，他常常整个呆愣在那里，不知他在想什么，看得出他每天早上出门时那紧张不安的情绪，晚上回家后那无神无力的神情，也不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那么一个爱戏的人，一听到戏就躲开，我知道任何戏剧艺

术上的考验都难不倒他，但是眼前这份“冤”他不知怎么讨回，他迷惘、困惑，我几次听他喃喃地说：“我想不通……”他想不通的事情一定太多了。“哀莫大于心死”，爸爸后来安眠药吃得很多，我们劝阻，他讲：“我是多希望糊涂一点……都知道我是糊涂的也好了。”实际上，那也是他的一种逃避与解脱。

为了能分散他一些沉闷的心情，我曾刻意找些戏上的问题向他请教，甚至质疑，这时候他还能恢复些活力，还能看到些过去的自信心，那阴暗神情渐有消退，我深深体会到爸爸与艺术是分不开的。

电影《活着》里面那位孕妇被误诊而死，生活中又何尝没有？那天傍晚，爸爸觉得头晕，半边感觉有些偏重，送到医院急诊室，被诊断为脑溢血，打上了点滴，病势反而愈趋严重，直至昏迷不醒。我们请了位301医院的医生来看看，那医生小心地说：“我怀疑是‘脑血栓’，请主治医生最好再确诊一下。”经过抽脊髓化验，确诊是“脑血栓”，两种相反的诊断，相反的治疗，立即换药……一切都太晚了。爸爸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去了。临走前除了一句：“我不放心玉兰和孩子们……”再没有说什么。

爸爸不放心妈妈，妈妈又岂能放心爸爸呢？相隔一年妈妈也追随而去了。“少年夫妻老来伴”，他们曾共同度过“相亲相爱”、“美好”、“风光”的时代，又曾经历过了“相依为命”相互牵动着心弦的艰辛日子，可以讲“甜、酸、苦、痛”的生活他们都已尝尽。妈妈可算是爸爸在艺术创作上的顾问，爸爸总是把他创作出来的唱腔或想法唱、讲给她听，然而妈妈还总是有很多意见提出，并且常得到爸爸的赞赏：“不愧有四块玉之称”（妈妈侯玉兰是著名程派演员，早年毕业于中华戏曲学校，同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一起有“四块玉”之称）。

我想爸爸的一生，他没能看开、看透，他的“南柯戏梦”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憾恨。“他没有过错，却遭到这般折磨”，“他诚心待人，后来却如此待他”，“他凭才艺而拔尖，却被这样使用”……我是他的儿子，我能慰藉的也只就这几千字的追思？……我细细琢磨，如今我身在异国，求生计，再演戏竟有一些原因是为了父亲……只不过直到他死，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有多么崇拜他，敬服他，还有爱他。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爸爸真的看透一些，他会不会走得平静些？

谢谢这个机会让我好好回想这些，以表达对父亲衷心的爱戴和怀念。

1995年6月26日

目 录

我记忆中的李少春——兼忆李光灿同志（代序）	吕瑞明（1）
我的父亲李少春	李宝春（7）
第一章 李桂春传略	（1）
一、燕赵故地的苦孩子	（1）
二、科班生活	（2）
三、“小科班”的成长	（8）
第二章 少年学艺，誉满菊坛	（14）
一、勤学苦练	（14）
二、首演津京	（19）
三、拜师与《战太平》	（21）
四、十年努力	（31）
第三章 艺术新生	（36）
第四章 博采众长，不拘一格	（41）
一、武学盖叫天	（41）
二、文拜周信芳	（45）
第五章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50）
第六章 继承与创新	（57）
一、《打金砖》	（58）
二、《将相和》	（61）
三、《野猪林》和水浒戏	（64）